

# 恐怖的前奏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新华出版社

# 恐怖的前奏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蔡 尊 增 智 译

新华出版社

## 恐怖的前奏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蔡尊 增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插页2张 266,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54 定价：1.00元

## 内 容 提 要

科林·格兰特是纽约一家美术馆的艺术顾问。他受一位亿万富翁的委托，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金购买一幅即将拍卖的十七世纪名画。然而，当格兰特一踏上维也纳的土地，便掉进了苏联克格勃分子在西欧的特务组织为他设立的陷阱。诡计套以骗局，绑架辅之暗杀，一场国际性的恐怖阴谋在他周围展开……

作者笔力浑厚，挥洒自如，情节安排巧妙，引人入胜。

冉冉升起的太阳就要照到十楼的起居室了。科林·格兰特知道，到中午时分，纽约七月的骄阳会把这个房间变成一口蒸锅，需要把窗帘都放下来，象在西班牙似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室内光线会因此暗下来，那徐徐的微风也进不来了，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这房子没有空调设备：房主奥马利（他把房子租给老朋友格兰特，为期一年）没肯花钱安装冷气；也许是想为节约能源做点贡献。奥马利本人也不常住这房子，他经常要为公司的事到欧洲去短期旅行。格兰特决心找个机会问问奥马利，他在日内瓦呆上一年究竟有多少生意可做。但对华盛顿的老油子们的事，你最好引他自己说而不要主动去追问。

格兰特把照片摊到桌子上——这是从华盛顿带来的纪念品。桌上还有一些书和磁带，以及打字机和文件夹。他把屋内最凉快的一角布置成一个小小的办公室，这一点奥马利是不会反对的。他曾经说过：“你只要能保持室内清洁，经常通风，吓走那些夜盗贼就行了。”格兰特心想，实际上我还得花钱维修呢。尽管如此，去年十一月租房时他还觉得挺合算，当时正值冬季，起居室里洒满阳光，温暖喜人。几个月来，他感情上和精神上一直十分痛苦；目前心情仍然不佳，但毕竟可以工作了，至少上午的几个钟头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干点事情。他两手停在那几张静物写生画的照片上，想起了

詹尼弗……她倒在寂静的人行道上，头被子弹打穿。凶手逍遥法外，现在可能还在华盛顿的街上胡作非为……哎，不想啦，让心灵上的创伤愈合吧。詹尼弗已经死了。

他强制自己的思绪回到面前的工作上。这篇关于静物画的文章是评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和当代美国绘画的，下星期要交稿。他看着那些照片，拿起笔来开始写作。

一落笔，他便行云流水般地写起来。对这个主题他很有兴趣，工作起来能全神贯注。十七世纪荷兰绘画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人们（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的情趣：荷兰式桌子上摆满了鱼和蔬菜，光线昏暗的厨房里挂着还没褪毛的野鸡和鹅，成堆的水果，酒壶和琼浆四溢的酒杯，还有搁置好久无人抚过的琴；这些画与美国现代绘画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大汤盆独放光华，一根巨大的垒球棒，或者一个大马桶。关于马桶，他刚刚写下一句用字尖刻的评语，门铃就响了。三声短促的铃声。哎呀，上帝，一定又是罗尼·布雷尔利。只有她才这样按铃。

任她按下去不理她吗？她会站在门外象念咒一样不断重复这三个一组的铃声。而且她总有借口，手上拿着些礼物，面带笑容。如果不开，她过一会儿还会来，而且有新的借口，她也许要打电话来发出各种邀请，施展一切她可能想到的一个光棍汉所需要的温存体贴。最好还是见她——这次要断然回绝她。他想，我的女人要由我自己来挑选。他绷着脸，十分恼怒地放下笔，穿上衬衫，并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门铃又响了，他打开门。

那女人睁大双眼，气喘吁吁，这是她平素喜欢装出一副甜蜜而天真的表情。今天她那开朗的笑声中夹杂着一丝不安。他想，也许这女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我的厌烦了。他心中产生了希望：自从这女人看上他以来的这三个月中，格兰特竭力想让她明白他并不爱她。每周和格兰特打三次硬地网球的杰里·菲利普斯曾经说过一句刻薄的话：“她已经盯上你了。小心点，老兄！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你要成她的第三任丈夫了。”格兰特付之一笑：女人都同情自己，在他周围到处可以感受到姐妹情谊，她们并不都是禽兽呀，你怎么可以拒绝这种情谊呢？“该你发球了，”杰里说。那场比赛杰里连赢两局。

罗尼那温柔的、总带几分笑意的话音在他耳边回荡。突然她问道：“你听见我叫门吗？科林——”

“对不起，我正在写文章。”

格兰特冷漠的声调和紧绷着的脸使她没话说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说：“让我把这些东西放进冰箱。”她用装满食物的棕色大纸袋开路，一步跨进门槛，她的动作很突然，格兰特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已经走进小小的前厅。假如进来的是个男人，他会说：“给我滚出去。”他正这么想时，那女人已经走进厨房了。

他也跟进厨房，罗尼兴高采烈地说：“我正巧到隔壁串门。”说着，她把纸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我不会打搅你的工作；你干你的去；我把这些法国干奶酪放进冰箱，再给你洗洗这些莴苣。”她看了一下洗碗池和碗柜顶，摇摇

头，觉得有几分好笑。她齐肩的头发正由赤褐色变为金黄色，经过精心卷饰，数百条细卷从头顶上缠得很紧的发结上披散到肩头，看上去是个挺时髦的鬻发女郎。从她那宽大的农妇衬衫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晒黑的臂膀；由于领口滑落一旁，也可以望见晒黑的肩膀。她双腿也晒得黑黑的，站立的姿势很时髦——两腿微微叉开，一只手放在胯骨上。裙子飘来摆去，脚上穿着一双作工精细、完全用细皮条结成的凉鞋，这是巴斯克渔民在奇妙幻想中也梦想不到的装束。“我把这里收拾一下，”她说着把大帆布包放在桌上的食品旁边，然后向洗碗池走去。“这儿该整理一下了。我替你找的那个女清洁工哪儿去了，科林？”

“我已经有一个女清洁工了。”

“每礼拜只来一次？那怎么行。”

“我觉得很合适。”特别是他可以少花钱。

“你只管去把你的工作干完。”

格兰特动手把那些莴苣、法国干奶酪、草莓和法国面包放回纸袋里。他发现袋里还有一瓶冰镇的德国白葡萄酒，瓶子外面挂着一层白霜，旁边还有一小罐肝酱。他生气地想道，她真能花钱，听人说她的第二个丈夫给了她一大笔离婚费。（她的第一个丈夫在长岛给她留下了一所小楼房，在纽约留下一所公寓。）

那女人向后扫了一眼，停下手中的活。她说：“你得吃中饭呀，亲爱的。让我来准备。起码你可以让我喝一杯。这种热天喝白葡萄酒正好。那里有一瓶——”



“我知道。我不喝，也不吃中饭。”

“我可以肯定，”她妖媚地笑着柔声说道，“你今天下午和杰里打不成网球了——天气太热。四点钟以前你也不必去美术馆，有充裕的时间吃顿便饭，还能写完你的文章。你到底在写什么？”她走出厨房，放弃了她的滩头阵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向起居室进发。“哎呀，”她惊愕地叫道，“到八月份这个地方怎么呆呀，没法呆。美术馆什么时候开始暑期休展，是七月中旬吧？”她仔细看着散放在桌上的绘画照片。“你的工作太多了。”

“还不够。”他迅速地把一本书盖在自己的手稿上。

“对不起，”她说，“我不偷看，保证。”她走开了。

“你在华盛顿多舒服啊。那所房子多么漂亮，虽然小点儿，但什么都有。你难道真的非丢下那舒适的环境，放弃你的职业不可吗？相信我，科林。詹尼弗是我的老朋友，她绝不会让你象现在这样生活，绝对不会。”

罗尼是在学校里认识詹尼弗的，仅此而已。她到科林在华盛顿的家只去过一次，而那个周末他还不在家，到费城博物馆去洽商有关和佛罗伦萨博物馆交换绘画的事情去了。

罗尼说：“你难道不留恋国务院的工作吗，科林？”

“我不是国务院的，”他粗声粗气地说。

“啊，不过你那个文化交流机关是他们领导的。展览是她们出钱办的。至少，国务院是这些展览的支持者，对吧？”

“那个文化交流机关也不是我的。我不过是主任的一个

低级助理，而且我——”他突然停住，压下自己的火气。干嘛跟她费这个唇舌？这样下去永远也赶不走这个女人。“该走啦，维罗尼卡。”她不喜欢自己这个全名。科林故意这样叫她，而且语气冰冷得应该足以把她赶走了。

但这女人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却用痛苦和同情的语气评论道：“你失掉很大一笔收入呀。这使我难过，科林。还有，八月份你到什么地方去度假？就一个人呆在这里吗？”她环视了一下奥马利的这间起居室，摇了摇头。

“这里也没什么不好。喂，你该走了，维罗尼卡。”

“我才在这儿呆了二十分钟，”她半恼怒、半开玩笑地说。“你就不能为衷心敬仰你的人花上几分钟吗？”她从桌子后面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她注目已久的书，一本正经地说道：“真的，科林，我实在敬仰你。比如说这个吧。”她举起手中的书。那是十年前，格兰特只有二十九岁时写的一本书。当时他曾狂妄地认为自己的论点会震惊艺术界。那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现已绝版，然而当时就凭这本书他在华盛顿找到了工作。他从那女人手中抢过书放回书架上。

她说：“你可以很舒适地在春季写作嘛。你会喜欢我那座小楼的。客厅里有书桌，有法国式落地窗，还有阳台。为什么八月份不到那儿去呢？还可以整天游泳——可以在大西洋，也可以在长岛海峡。还有网球。当然也有你喜欢的人。”她一口气说出了三位画家、一位作家和两位博物馆馆长的名字。“那里还住着一些富翁，有的是臭钱。他们那种人喜欢买画，但需要有人给他们当参谋。所以，那里对美术

馆的业务也是大有好处的，你说不是吗？”

格兰特一言不发地瞪着她。

“这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替人当买画的参谋。是不是？”

格兰特转过身去喊道：“从这边走。”

“科林——”

他已经走出了房间，那女人才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当她走到门厅时，格兰特已经提着她的袋子和食品包等在大门口了。

“科林，”她说，“你八月份哪怕来长岛试试呢——”

“不。”

“为什么不呢？那里的夜晚是那样凉爽，可不象纽约。而且我保证不打搅你，让你自己呆在那里，我保证。”

格兰特打开门，说：“再见吧。”

“再见？就这样告别？”她接过袋子，勉强作出一个解嘲的微笑。她没有接那包食品。“亲爱的，对不起，我来的不是时候。原谅我吗？”

看来这女人还没有领会格兰特的意思。“你忘了东西。”格兰特把食品袋塞进她的手里，把她推出门外。

瞬间，那温柔甜蜜的表情消失了，漂亮的嘴唇绷紧又张开，现出一副老羞成怒的样子。“你——”她又稍微克制一下感情，压了压嗓门。“你可以把这包东西送给你那讨人厌的开电梯的。”她把那包食品扔在地上。“白葡萄酒流出来了，”她加了一句，又恢复了平常的笑容。

格兰特关上门。那女人有两点说错了：首先，这儿没有开电梯的，根本谈不上讨厌不讨厌；其次，那酒瓶下面可能有一块厚厚的干奶酪，所以瓶子根本没有破。除了那瞬间的愤怒表情十分难看之外，整个过程简直是一场喜剧。一个美杜莎<sup>①</sup>，在那一瞬间，她那一绺绺红色长卷发突然变成了无数条毒蛇。

他闷闷不乐地走向起居室。他感到有点内疚——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无礼地对待一个女人。他最好还是认为她是个美杜莎的好。

想继续写文章已经不可能。思路全被搅乱，似乎词汇也飞了。他洗了个淋浴，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时已过午，他仍然强忍饥饿，不肯出去吃午饭——花钱太多。总得考虑那该死的开支计划。他一定得找个全日工作，因为目前的自由投稿和舍费尔德美术馆中的半日工作只能勉强维持纽约的开销。当然，美术馆是有名望的，声誉很好，而且做为该馆的进货顾问，听起来也十分体面。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甚感幸运，尽管在他真正的事业中这不过是个过渡。他打开一罐沙丁鱼，倒了一杯啤酒，他想：今天晚上一定很忙，美术馆要为达利画的但丁《地狱篇》插图举办鸡尾酒会，五点钟开始——难道博物馆馆长们能长生不老？现在，他们似乎都没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译者

有到退休年龄，还是那么精力充沛。他举起酒杯，象过去英国海军下等军官在舰上餐厅祝酒一样，“为倒霉的战争或令人作呕的季节干杯！”

喝过啤酒，他脸上今天第一次浮现出微笑。一方面是下等军官的祝酒词使他开心，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多年来积累下的一大堆无用的知识，现在却突然有用了。他本可以在自己的事业中随波逐流，无所追求，然而有一个愿望他始终铭记在心。他不希望发生该死的战争，也不愿意遇到令人作呕的季节，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愿望，一个近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愿望。他自己不会画画，做过尝试，但不得不承认失败。不过他毕竟懂得一些古今的绘画。假如能把私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搜集起来举办一个公开展览，该多么有意义啊！当然既不能抢，也不能偷。要通过友好的说服工作使收藏家们自愿拿出来，当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作品的安全。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珍藏品，除非他确信这些宝贝的临时监护人是十分可靠的。在华盛顿工作的九年当中，格兰特曾看到国务院的文化官员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他们的支持曾感化了好几个异常顽固的外国收藏家。不过在最近三年来，因为举办展览费用昂贵，通货膨胀加剧，政府在这方面的兴趣也下降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跟社会服务和国防相比艺术界是个穷亲戚。格兰特在国会的一个不大的但又不可缺少的委员会的会议上，遇见一个果断的纽约女议员。她对他说，必要时人可以只靠面包活着，但要是硬摆阔气，就必然要垮台。她用的词是硬摆阔气。这话对

美术界和其他文化事业也是适用的。纽约呀，纽约，你这个城市不得了，高筑的债台要把街道压垮了。

他告戒自己，不要怨天尤人。那个女议员是有些不安了——十来万要面包的选民推举她出来讲话，然而他们要的不仅是面包，还要电视机，要石油降价，周末好开车出去兜风，还有诸如此类人生下来就该享受的不可缺少的乐趣。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何况全国还有一些正在精心筹办的极为重要的展览呢。那些大博物馆有能力办展览。展览会为了赢得公众的赞助都取了极为诱人的名子，诸如图坦卡蒙<sup>①</sup>，蒙娜丽莎，或者维纳斯。那些从未露过面的伟大作品情况怎样呢？没人见过，因为这些东西都藏在永远不对外开放的古城堡里，大庄园里，宫殿里，或者私人收藏所里。这些收藏的所有者自然认为珍藏这些作品是一种美德，是出于高尚的目的。他常听人说：“保存这些作品是为了子孙万代……”谁的子孙万代呢？他们自己的吗？

别再怨天尤人啦，他第三次告戒自己。不然，你就不能象过去那样用好言说服别人。说服有时确实有效，成功的次数虽不甚多，却足以维持你对人类慷慨胸怀的信心。这句话听起来也够挖苦的。我可不要变成那种傲慢不逊、偏见十足和牢骚满腹的中年人。他一边洗餐具一边想：人要是没有信

---

①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约公元前1385——公元前1348），其陵墓于一九二二年被完整发现，内有金棺、法老木乃伊和大批艺术珍品；现存开罗博物馆。——译者

仰，没有热情，每天吃面包就如同嚼蜡一般。咳，为什么我不把这个意思说给那个女议员听呢？

厨房已经清理好。起居室桌子上的东西也摆放整齐了，他准备明天上午再接着为他那用词激昂的散文增加一些不朽的篇章。在这套空荡荡的房间里已经无事可做了，也许他可以不去值班，逃避这次宴会？这次展览原来是他出的主意，但马丁·卡菲尔德接过去干了，并且提议增加这次鸡尾酒会。马克斯·塞尔多夫平素总是支持格兰特的，这次却一反常态，并且认为举办酒会符合达利的传统。至于老舍费尔德，他的想法是：顾客满意的事对艺术就有好处，因而也就对他的美术馆有益。

空荡荡的公寓正如这空虚的生活——格兰特站在卧室里，一边想一边脱下那件被汗水浸透的衬衫，准备再冲个澡。此时，他的目光又落到詹尼弗的照片上。照片一直摆在梳妆台上，那双逗人喜爱的蓝眼睛注视着格兰特的情绪变化，嘴角绽开一丝微笑。她的头微微歪向一边，油亮乌黑的头发搭在额头。她平时总是用这个姿势倾听格兰特有趣的谈话，而且也常常接着说些可笑的话，逗得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他特意选中詹尼弗的这幅照片带在身边，为了冲淡他记忆中那张不忍入目的，被子弹打得血迹斑斑难以辨认的脸。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下旬一天下午。詹尼弗走在华盛顿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从她身后很远的地方一个男孩足蹬旱冰鞋飞速赶上来。当时有两个目击者，其中一个说，这个男孩大约

十五、六岁，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细胳膊细腿。当他飞身靠近詹尼弗时，两足平行着地滑着。离现场略近一些的那个目击者说：“那人动作奇快，我只看到了深蓝色的衣服和他的头发。我原以为他只不过是绕着她滑一圈，吓她一跳；你知道，孩子们常干这种事。我连枪都没有看见就听到了枪声。”一声枪响，那孩子就飞速滑向前方，到了前面拐角处，钻进一条繁华的大街就不见了。凶手至今没有找到。

格兰特抚摸着照片，说：“你医治了我的创伤。”他直到现在才能客观地、比较冷静地回想目击者的叙述。虽然心灵上的伤痕将永存，但创伤已逐渐愈合。他开始穿衣服。即使专找大街阴凉的一边走，穿过六条街到达麦迪逊大街，他也会提前赶到舍费尔德美术馆的。到那里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只有一点好处，馆里有冷气。

当他等电梯下楼时，忽然想起一件事，迅速回身看看自己的房门。那个食品袋不见了。这种时刻，谁能拿它呢？勤杂工中午已经下班；电梯是自动的；对门的房客外出避暑去了；隔壁的人上班了，六点才回来。是罗尼吗？肯定不是。不过，还能是谁呢？他气愤地想道，也许是她想把一切叫我看了生气的东西拿走。她似乎又在对我说：咳，忘记今天吧，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上帝呀，难道这女人永远弄不懂我的意思吗？

尽管天气炎热，傍晚的交通又十分拥挤，格兰特仅用了六分钟就穿过了六个街口。他的怒气消了。但他始终没有发



现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从公寓开始一步不落地跟在他的身后。那陌生人见他进了舍费尔德美术馆并确信他呆在里面了，就走到麦迪逊大街对面的小酒馆去打电话。

“他已经进去了。”

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女人声音答道：“好。盯着那个地方。如果到五点半他不离开那里，你就可以走啦。”

“就这些吗？”

“就这些。”

瘦子想，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差事；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对这类差事，他总是弄不明白。为了证实一下她要找的人是否到达预料的地点，就值得花钱雇人跟踪吗？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他的公司除了了解任务要求和接受一大笔钱之外，其他不需要知道。他要了一杯啤酒，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向大街上张望；他注视着舍费尔德美术馆，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他已经很久没有研究女人和她们的心理了；她们的心思十成有九成埋在心底，表面上让人看到的只有一成。他倒想观察一下这个女人。今天上午，这个女人用冷静而坚定的声调，通过电话向他下达了指示。听起来她办事胸有成竹。

五点半到了，这之前来舍费尔德美术馆的人零零星星，这时人多起来，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他逐个观察刚下汽车走向门口的人：两个体格魁梧的绅士和一个留着波浪形长发的年轻人；三个女的——都是单独前来的，一个上年纪，一个三十岁上下，一个二十刚出头，身穿吉卜赛服装。他猜想，